

Da Liaohe

Jin Ziwei

津子围
著



大
辽
河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水流千古 文脉潺湲
江河史诗 生生不息

大辽河

津子围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 阳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辽河 / 津子围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23.12
ISBN 978-7-5313-6581-5

I. ①大… II. ①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3) 第 215374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: 姚宏越 | 责任校对: 赵丹彤 |
| 封面设计: UNLOOK | 幅面尺寸: 155mm × 230mm |
| 字 数: 268 千字 | 印 张: 24 |
| 版 次: 2023 年 12 月第 1 版 | 印 次: 2023 年 12 月第 1 次 |
| 书 号: ISBN 978-7-5313-6581-5 | |
| 定 价: 58.00 元 | |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024-23284384

第一章

关于走辽河，我并没有按照大家习惯的方式从辽河的源头开始，而是以东辽河和西辽河的交汇点福德店作为原点，先是顺流而下直达辽河口，之后又分别上溯东辽河和西辽河源头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原来设想的样子，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线路图，套用教科书的考察方式，不合格的地方太多了。好在我还可以安慰自己：自然的状态才契合河流的原貌，完美不是事实。我对晋先生说，总之吧，我觉得跟辽河的贴进度非常高，很不容易的。他问我，贴进度可以量化吗？我摇了摇头，说具体量化不了，大概百分之七十吧。说贴进度也不一定准确，我想，里面一定包含融合的意思，因为辽河之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，或许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寻找之旅，也或许是一次灵魂交流碰撞的思想考古，更重要的是，面对作为辽宁母亲河的辽河，我想走进它的深

处，表达真实的生命情感。

我是这样对晋先生解释的，我说我没有什么大本事，到目前为止写了半辈子文字，为辽河写点什么，算是对母亲河的感恩和回馈吧。晋先生的嘴角掠过一丝诡异的笑容，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皮下神经带动的表情，那时我们坐在茶香弥漫的咖啡色房间里，百叶窗漏进的长条光线正好照在他的嘴角上。我说我说的是心里话。晋先生说，我知道你说的如你所想，不过，我记得你说过走一条河是你青年时的梦想。我的确跟他说过，但那至少是十年前的事情了，记得我跟他说过，我读书时，喜欢我、我也喜欢他的老师对我说过，如果可能，你要走一条河，除了自然风貌，风土人情、大千世界什么都有，走过之后就可以深度感悟人生。老师叫周绍颐，那年我20岁。后来学习工作生活，时光荏苒，一晃人过中年，只空留愿望，却并没有付诸行动。当然，这期间我也没想明白到底要走哪一条河，我考虑过长江、黄河以及雅鲁藏布江，后来觉得有些远，条件也不太具备，就打消了念头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突然发现，很多时候我们只关注“诗歌与远方”，而恰恰忽视了身边的重要价值，于是，我将目光收拢回来。我这样对晋先生说，辽河是故乡的河流，我要写辽河。晋先生说，其实借口和理由没有明确的界限，如果你想做一件事，总能找出非常有道理的、做这件事的依据，实在说不清楚，就说是缘分吧。缘分这个词也不错，由于这个缘分，就有了我的辽河——我的在水一方。

东辽河与西辽河的缘分在汇合口，那是东辽河和西辽河“结婚”的地方。如果把一条河看成生命的过程，那么，源头是出生之时，一声啼哭，横空出世。上游则是童年时光，落差较大，激越跳荡，然后进入青春期，四处探寻，充满活力。河流的中游也

是它的中年，除了遭遇水灾年份改道，一般情况下还算平稳，沉默寡言，滋养深阔。进入下游之后，河水流速缓慢，河面宽大宁静，对其承载的、恩泽的、破坏的都看轻看淡了。很多人都把东西辽河汇合口，也就是福德店以上认定为辽河上游，而福德店下面则是辽河的中游，辽中县通江口之后才进入到辽河下游。那么，既然东辽河和西辽河在汇合处结合，它们谁是雄性，谁是雌性呢？

当然，一条河从古走到今天，也可以按历史时段把它看成是童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什么的，现在的辽河是青年还是中年呢？主观上，我还是喜欢把它看成青年。

出发之前我做了DNA检测。我想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探究接下来要走的辽河，在试图揭示辽河基因之谜前，先了解自己的身世之谜，我的遗传成分、基因属于哪个族系、迁徙的路径等等，不能仅仅停留在行走的“螺旋体”、会呼吸的“染色体”的模糊状态中。

还有，我与烧炭的二哥、三哥没有家族血缘关系，二哥、三哥以及后面的二舅、三叔、二姨、二姐等也没有家族血缘关系，但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，我们同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。

1

鹅毛大雪落在了辽代的辽水两岸。

河水尚未封冻，落在深色波澜上的雪花瞬间被吸附得无影无踪，而岸边推挤的雪花有如棉絮一般，绒嘟嘟的，随弯就弯地排列着。两只大白鹭从岸边芦苇丛中飞起，扇动着沉重的翅膀，在水面上狠狠地“揪”了一下，仿佛要拉起黏稠的布面一般的河面，

事实上，大白鹭只是撩起了几滴水而已，却搅醒了一片寂静。

二哥知道，白鹭准备南迁了。

二哥是烧炭工，他的炭窑在当时的韩州辖区，也就是现在辽北昌图县八面城镇。当时的炭窑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离城里近，运输木料远；一种是离山林近，运输木炭远。二哥的炭窑属于后者，他一个人烧炭，没有徒弟和奴工，所以伐木、烧炭、送炭、卖炭都是他一个人。

过了子时，二哥就得起来掌灯，穿戴严实，开始准备往城里送木炭。出门时，二哥看不到头上的星星，不过他身体里有生物钟，估计现在子时刚过。

雪仍未停。没有风时的雪花一般个头儿都大，毛茸茸的，洋洋洒洒，从容而安静。二哥挑着木炭在大雪中扑哧扑哧地走着，脚印很快就被淹没了。一路走下来，二哥路过回脸沟、庙梁、石庙、泉水等地，由于下雪，他熟悉的地标都被遮蔽了，只能靠感觉去判断。天逐渐透亮，二哥终于看到了辽水的支流苟河，看到苟河，韩州城就在眼前了。二哥坐在苟河边歇息，摘下獾皮帽子，头顶像蒸笼一般热气腾腾，鬓发两侧打起了绺儿。其实汗水早已湿透了他全身，后脖颈儿和裤裆里都黏糊糊的。

天大亮时雪停了，太阳出来，大地一片银白，晃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城门打开，陆续有车马出来，安静的天地顿时喧哗起来，马蹄声、车轱辘声、车老板的吆喝声和马鞭甩出的脆响此起彼伏。车队和人群里并没有韩老六的身影，韩老六说好了在城门口接他的，二哥只好挑着木炭进城，他怕自己歇下来就泄了劲儿，再也担不起这150多斤的家伙了。

二哥在韩州城的集市上找到了韩老六。

二哥说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，你在城门外接我，咋说话不算数呢？韩老六不好意思，只骂自己该死。说，没想到你真的会来！二哥你也太讲究了吧。的确，二哥是个守信用的人，说到做到。半个月前，二哥和韩老六掷骰子，输了150斤木炭。对于平日里省吃俭用的二哥来说，那该多心疼啊。可奇怪的是，二哥觉得理所应当，输了就得认账，赌债也是债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那时候流行赌博，不要说平头百姓，宫廷里也非常盛行，辽兴宗与皇太弟赌博，输掉好几座城邑呢。接下来就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，人家赌的筹码大，赌土地、牛羊和奴婢，平头百姓只能耍点小钱儿。人都有贪婪的本性，都想一夜暴富。开设赌局的人也善于画大饼，编出一些中大彩的故事，说某地某人赢了一个金马驹，盖房子置地、买牛买马、娶了大户人家的千金，传得神乎其神，有鼻子有眼儿。一些靠体力劳动的人蜂拥而上，前赴后继。去赌局里耍钱的人，最终都不知道输给了谁，找人都找不到。

二哥也是这群怀揣着梦想的人中的一员，好在他的自控力相对强一些，他只拿出劳动所得的三分之一用于赌运气，倒不是因为他懂得理财，鸡蛋不想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而是爹的凄惨下场在他的心里形成了阴影。爹死的时候对他说，老二啊，你爹有过大钱的时候，可惜那些钱没拿住……如果你爹年轻时把小手指头剁了，不说给你们留一座金山银山吧，起码泉水那疙瘩能留下几十垧土地，种谷子和黄米，你们吃穿够用，哪承想，临了临了，连一座炭窑都没能给你留下。二哥的炭窑是自己建的，不过，烧炭的手艺确是从爹那里继承的。这样说来，二哥就应该从爹身上吸取教训，不应该沾赌的边儿，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，里边的情

况有些复杂。二哥毕竟二十五六岁了，还没娶上媳妇。大姨说他25岁，三姨说26岁，不管25岁还是26岁，他已是十足的大龄青年，那个时代的标准剩男。二哥不想向命运低头，除了起早贪黑、吃苦耐劳拼了命地干活之外，他和大多数人一样，总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财星降临，咣叽一下发了大财。

韩老六大概被二哥的诚信所感动，坚持要在汉人开的馆子里请二哥吃饭。韩老六说我请你吃驴肉包子吧，再整一坛黄米酒。二哥想了想，说你还是省点吧。韩老六说我可是诚心诚意要请你，装假你可就不对了。二哥说那这样吧，找个地方吃顿黄米饭。也许二哥想到，回去还要走几十里的路，黏米饭抗饿。不过他对韩老六说，我已经好久没吃黄米了，就得意那口儿。韩老六笑模滋儿的，满口答应。

韩老六带二哥走街串巷，来到他大表嫂家。他对大表嫂叮嘱了一番，随后拉二哥上火炕。俩人围着炕桌喝刺五加根儿泡的代茶饮，唠起闲嗑儿。韩老六说他本是汉人，家在河北三河县，辽朝建立初年，他的祖上被抢掠到了辽地。由于汉人习惯定居耕种，辽圣宗时，在辽河边建了三河州，这个三河州沿用的就是燕地的三河县。随着耕地面积越拓越大，风沙也越刮越大，庄稼减产。朝廷把榆河州、三河州合并为韩州，后迁移到了白塔寨。由于辽水泛滥，大水泡了城池，韩州城再次南迁，他爷爷出生时才又迁移到苟河边，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。韩老六问二哥祖籍哪里，二哥说他也不清楚，按照自己的长相，细长的单眼皮儿像是女真人，高颧骨又像库莫奚人，不过他听长辈说过，祖籍好像是云州的，具体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。韩老六说我也一样，奶奶是契丹人，妈妈是渤海人。二哥的确是个只管眼前事，不论天下非的人，他

甚至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个朝代，不知道当朝的是天祚皇帝，更不可能知道那个皇帝的小名叫阿果。

韩老六的大表嫂让韩老六收拾吃饭，韩老六将炕桌上的东西归拢一番，大表嫂就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黄米饭，配菜是一小钵猪皮炖干豆角。大黄米是当年新下的，油汪汪，黏性十足。蘸着褐色的糖稀吃，拉出丝丝细线，美味至极。

韩老六吧嗒着嘴说，整两碗米酒？二哥谦让一番，最终还是接受了韩老六的提议。大表嫂一只胳膊抱着酒坛子，一只手拿酒碗，酒碗叠摞，一共三个。大表嫂盘腿上炕，陪二哥和韩老六喝了起来。

酒足饭饱，韩老六提议二哥试一试手气。二哥说不行，这个月的筹码没了，要赌也得下个月再赌。韩老六说，这个月的筹码没有了，我可以借你，你这个人讲信用，我信得过你。大表嫂也在一旁给二哥打气。二哥经不住两个人煽乎，咬了咬嘴唇说，那就赌下个月的吧，输了就欠着，下个月还。于是两个人撸胳膊挽袖子，掷起了骰子。

本来，二哥打算押上下个月的赌资——一挑子木炭，没想到他的手气很旺，接二连三赢了韩老六。二哥见好就收，不玩儿了。

韩老六说我输了这么多，一时没钱给你。二哥说不要紧，啥时候有钱啥时候给，我信得过你。大表嫂在旁边说话了，她说：“我六弟从不欠赌债。要不这样，六弟那些钱都算我的，咱俩再赌一把。我把我自己押上，如果我输了，整个人都是你的；如果你输了，除了六弟欠的，再加上一挑子木炭。”

二哥说：“我没听明白，我输了，老六的债就抹平了？我还得搭上一挑子木炭？”

大表嫂说：“对呀，我不值这个数吗？”

二哥连忙摆手：“那倒不是，那倒不是。”

大表嫂说：“上有天下有地，我要的不多吧？”

没等二哥表态，大表嫂已经开始掷骰子。二哥心想，跟一个女人纠缠不起，了不起就一挑子木炭呗，下个月的筹码罢了。输就输吧，二哥一闭眼睛，把手里的骰子掷了出去。

不想，二哥又赢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二哥心情很好，断断续续、哼哼唧唧地唱着民歌小调儿。

临分别，大表嫂对二哥说：“愿赌服输，赌债也是债，你啥时候要我，我啥时候过去。”

“再说，再说。”二哥说。

赢个老婆不是满足二哥的愿望了吗？尽管大表嫂是个寡妇，可毕竟是个健全的女人，不少胳膊不缺腿儿，只是二哥还没想好要不要韩老六的大表嫂，真的没想好。

二哥的炭窑在回脸沟的东北坡，他没回屯子，而是直接去了炭窑，在炭窑上风头的山神庙前焚香祷告。那个小山神庙是二哥用几块青砖搭成的，隐蔽在一个山窝里，山脚下十几米外还有一个一年四季有三季流水的小河沟。二哥的炭窑就处于背风山坡上，那个炭窑是用石头砌成的，拱状窑顶，窑身18尺长，高约4尺，每次能烧800斤左右的木炭。这个炭窑用了十多年，除了排烟道重新垒过、窑门修过以外，窑墙、窑床、进风口还都保持最初的模样。

二哥烧黑炭也烧白炭。烧黑炭关键是密封炭窑，要保证整个炭窑没有空气进入，木材烧了几天后，就把进风口和烟筒堵上，

开始“焖窑”。焖窑需要两三天时间，这样才能使燃烧的木材进入炭化期，等自然冷却了，黑炭才能出窑。烧白炭与烧黑炭不同，烧白炭不能焖窑，木炭刚烧好就立刻出窑，让它在空气中燃烧，高温精炼，然后再用松土覆盖，自然冷却。炼出来的白炭表面附有残留的白色成分，所以叫白炭。白炭比黑炭硬度高，分量也比黑炭轻，价格自然比黑炭贵，按当时的行情，白炭的价格是黑炭的三倍。

此刻，二哥的炭窑里焖了一窑黑炭，他转了两圈儿，看看有没有漏气的地方，这才拍打拍打身上的浮灰，准备回回脸沟屯吃晚饭。走了二三十步，二哥回头看了看炭窑，那座炭窑像一个坟包，散发着雾气。二哥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炭窑没什么变化，可周边的林子却没了，最早从他爷爷开始，原来的炭窑在苟河东边，而他爹的炭窑向东又移动了15里，到他自己建炭窑时，向东又移动了20里。不知不觉间，他们祖孙三代将方圆几十里的山林都“吃掉”了，一根根树木被烧成了木炭。刚建炭窑时，炭窑周边满眼都是树木，他想，凭借一己之力，怎么可能把那些树木都变成木炭、换成钱呢？然而也就十几年的工夫，不知不觉山就秃了，正所谓眼是懒汉，手是好汉哪……照这样下去，他还得考虑建一座新窑了。

二哥烧的白木炭是用来冶炼铜铁金属的，白炭硬度大、耐燃烧、火候硬，一般都用白木炭制作铜器、铁器，诸如农具、车具，还有刑具。从山海关以里掠夺的农耕人口越来越多，农具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。开荒种地的人多了，树木生长的地方越挤越小。二哥想不到那么多，他也不知道那么多，更想不了那么远。树木少了必然会影响他的生存空间这类问题，好像压根儿就跟二哥无关。

黑木炭主要是给大户人家冬季火盆取暖，而且几乎家家都吃火锅，烧火锅自然少不了木炭。别的不说，就说韩州城吧，多的时候1.5万户，加上城外驻军，差不多有10万人，10万人冬季取暖那得要多少木材呀？一棵长了几十年的树，不够大户人家烧两天。这样看来，树木生长速度远远跟不上损耗的速度。当然了，对二哥来说，他可管不了生长和消耗的事情，相反，从他的角度来说，供应越少越好，那样，木炭的价格越高，他也会越被人们重视、被人们需要。

2

二哥再次见到大表嫂是一个月之后，二哥刚刚把挑子放稳当，就看见人群里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。大表嫂抄着袖子走了过来。大表嫂有些怨气，说我在这儿等你好几天了。二哥礼貌地向大表嫂作了个揖。

“你把啥大事忘了吧？”大表嫂说。

二哥问：“啥事呢？”

“明白人装糊涂！我不是输给你了吗，你不来找我要，还让我上赶着送上门去呀！”

二哥连忙说：“没忘没忘，只是不是时候……”

“那到底啥是时候呢？”大表嫂问。

二哥抓耳挠腮，支吾着。

大表嫂说：“高低给个准日子吧。”

二哥说：“我的钱还没攒够呢。”

“你攒钱跟这事儿啥关系，欠债的是我，又不是你。”

大表嫂问的是时间，二哥说的却是钱。

年底前二哥确实有过一次赚钱的机会。韩州城里一位契丹贵族过世了，需要大量的黑木炭。木炭有吸湿防潮的属性，所以墓主人下葬时要用大量的木炭砌在棺椁周围，以使棺椁、随葬品和墓主人能长久保存。用木炭下葬的大多为达官贵人，就是有较高身份地位的人，一般的平头百姓想都不敢想。做完了这单生意就到了年跟前，大家开始购置年货，准备过年。

进城送炭，二哥特意把“龙凤玉佩”戴上了。那个玉佩是老物件，他在辽水岸边的一个台地上捡的。二哥还清楚地记得，那上午疾风骤雨，他躲在台地一侧的鹰嘴岩石下，尽管上方的岩石遮盖了头顶，浑身还是湿漉漉的，雨过天晴，太阳明晃晃地照耀山川大地，二哥光着膀子登上了台地。经过风吹雨刷后的台地显得光滑平整，裸露出一些泥陶类的器物。二哥被一个硬硬的东西绊了一下，蹲下来，发现一个陶罐的圆口儿。二哥试着扒了几下，果然扒出一个裂纹陶罐。他从陶罐里倒出一些碳化的谷种，居然在谷种里跳出一个玉件。二哥不懂玉，不过他知道那应该是一件宝物。二哥把玉件抓在手里，玉件不大，正好握在二哥的掌心。二哥端详着那个玉件，在裤子上蹭了蹭，再端详，玉件露出了繁复的雕刻花纹，虽然老旧，却掩盖不住内在的温润和光泽。回到家，二哥找了根细麻绳，将玉件挂在了胸前。老叔见了，问二哥是哪儿来的，二哥说捡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老叔拿过来辨认，说是一个玉佩。二哥问上面雕的什么，老叔又品鉴一番，说好像是龙凤配，上面是龙，下面是凤。二哥说好哇，都说龙凤吉利。老叔摇着头，说这样的老物件肯定是坟里的东西，埋了不知道多少年，极阴之物，戴着不吉利。

二哥迷信，不敢佩戴玉佩了。

二哥拿到城里集市上卖了几次，没人识货，弃之可惜，成亲之后就交给老婶保管，这是后话。

腊月二十一那天上午，韩老六赶着马车，带着年货和大表嫂来了。

韩老六说二哥呀，听说你发了一笔大财。二哥说都是口头富贵，钱要等到人家过了超度期才能结算。韩老六说，我把大表嫂给你送来了，大表嫂这个财，不比啥财都大吗。二哥立刻有些慌张，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不过客人来了，总得好生招待着，好话奉承着，好吃好喝伺候着。

晚上，二哥向长辈说明了情况，长辈们的意见并不一致，不仅不一致，还针锋相对地争起来，吵得不可开交。

其实二哥也看出来，韩老六送大表嫂来并非心甘情愿，只是他们必须遵守游戏规则，硬着头皮偿还赌债罢了。无奈之中，二哥想出个主意，他想和大表嫂再赌一次，想方设法让大表嫂把自己赢回去，这样就谁都不欠谁的，还保全了面子。韩老六和大表嫂大概明白二哥的为难之处，俩人商量一番，同意和二哥再赌一次。如果大表嫂赢了，就不必向二哥还债了；如果赌输了，对大表嫂来说结果还是一样的，只是增加了一些筹码，但增加那些筹码事实上并没离开大表嫂，大表嫂也算不上吃亏。双方议定，二哥的赌资是大表嫂，大表嫂的赌资是韩州城集市上大表嫂的裁缝铺。

在证人的见证下，大表嫂默默祷告一番，随后撸胳膊挽袖子，用力掷出骰子，三个骰子在铜钵里跳动几下，安定下来。大表嫂瞄了骰子一眼，双手将铜钵盖住，她信心满满地看着二哥，那意

思是，小样吧，有本事来呀！二哥心里有谱了，他抱着必输无疑的心态，吊儿郎当地背过身去，拳头在后背松开，骰子滚落下来……三盘两胜。最终结局双方都不满意——不想输的大表嫂又输了，不想赢的二哥还是赢了。这回没什么可说的了，韩老六提出，正月里办喜事不吉利，二月初一，二哥就得正式迎娶大表嫂。

韩老六和大表嫂灰心丧气地返回韩州城，临近城门，背后有人招呼韩老六。韩老六回头一看，二哥呼哧带喘地跑了过来。二哥来到韩老六和大表嫂跟前，扑通一声给他们跪下。

韩老六和大表嫂问了半天，二哥什么话都不说，只是不停地作揖。

韩老六和大表嫂明白了。

大表嫂上前踢了二哥两脚，呸呸，冲二哥头顶吐了两口唾沫。韩老六上去揪住二哥的脖领子，将二哥提溜起来，朝二哥胡子上挂着霜花的脸颊左右开弓，啪啪地扇起了耳光。

韩老六说：“我这么信任你，你却背信弃义，耍一次不算，还要耍我两次。打今天开始，咱俩恩断义绝，不再是兄弟，而是仇人了。”

对二哥来说，那个大年真是个难过的年关。二哥心情十分郁闷，进退两难。那年正月，二哥家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老叔在冰冻的辽河捕鱼，有名的鱼把式，不知怎么掉到冰窟窿里没出来。老叔下葬之后，长辈们在一起商议，决定按辽朝当地的风俗，让二哥娶了老婶，不管怎样，肥水总不能流了外人田。老婶虽然是长辈，年龄却只大二哥四五岁，二哥把这些年攒的钱装在荷包里，全部交给了老婶。那些钱杂七杂八，有太平钱、大康元宝、大安

元宝、天朝万顺，还有契丹文大钱——大泉五铢。

二哥娶了老嫗之后，曾带老嫗去过炭窑。老嫗在山坡上转了一圈，下来时对二哥说，我看周边也没啥树了，没了树，你用啥烧炭呢？

3

“八月份开始，丁把儿下雨，河两岸的农田整个浪儿淹了……”三哥一边吃苏子叶饼一边说。

娘站在三哥身边，叮嘱道：“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”

“三哥”不是二哥的弟弟，他是二哥的儿子，而娘，就是二哥曾经的老嫗、现在的老婆。二哥的儿子为什么叫三哥，这里还得进一步作以说明。二哥娶老嫗时，老嫗跟老叔已经生了两个儿子，三哥出生后就顺位排到了老三，也就是说，三哥跟老嫗老叔的两个儿子是同母异父的兄弟。当时的辽国乃至接下来的金国，从皇族到黎民百姓，都沿袭那样一种民俗——“妻后母，报寡嫂”，就如同在平原恣肆漫灌的辽水，东甩一下，西摆一下，只要能孕育旺盛的生命就好。

说到这儿，就不能不提到改朝换代的事儿，此时，辽国已经被金国取代了，女真人入主大辽国后，仍“以农为本，不改易旧俗”，不过，朝廷出面打击土地领主，将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，算是均田制了。

三哥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就是新政的受益者，他们在大榆树城的辽水岸边分得了土地，携家带口去种地了。只是辽水水患严重，三年一小灾，十年一大灾，对新移民来说考验十分巨大。